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銚期

銚音

銚期字次况潁川郡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於嚴有威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拔賊曹主盜賊之

事微徇前時王郎檄書到前中起兵應即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義

目大呼左右曰趕文云趕與舉同衆皆披靡披靡被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

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王郎滅期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

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令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

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趕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

姓數謀欲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弟陸謀欲反緇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

應者三四期乃召問熊能叩頭就死期曰為吏僕不若為賊樂者可歸往就陸也使更送出城熊行求得

陸陸不勝愧憾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拜衛尉期望重於信義自為將有

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書武將出必與共地處家

子期於殿門期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卒諡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父奇之遣西學長安光武過潁陽霸

賓客上謁曰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貢父曰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

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弩力疾風知勁草及王即起光武在薊即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華人將以擊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厭手相笑也厭又支反厭音霸慚懷而還光武南馳至沛沈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漸音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詭曰水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至信都攻拔邯鄲追斬王郎封王鄉侯○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親以養之責父曰按文脫衣可省以飲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任拜偏將軍東討周建於垂惠緣茂將兵救建出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餐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易擊霸曰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切之勝惟時也令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還營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拜上谷太守匈奴烏桓寇盜尤數詔霸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口雄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 祭雋界反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亞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光武過潁陽遵進見事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今所行也光武乃責之責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潁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四年遵與朱祐耿种俱擊之豐功曹孟宏宏公執豐降初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

之既執當新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摧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六年與耿
弇等伐公孫述時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解說解故解說謂解脫事使其將王元拒隴抵遵進擊破之九年
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章綺布被夫人裳不加綬絨
帝以是重焉長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滂上疏書昔高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賜其爵邑世無絕嗣丹青鐵券傳於
無窮陛下以至德受命封賞功臣同符高祖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
上深取略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謂清名聞於海內原白著於當世身無奇衣家
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謂遵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又建為孔子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組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臣愚以為宜論叙眾功詳按諡法以禮成之諡成侯其後會廟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從弟彤

祭彤

事光武顯宗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
武初以遵故拜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儒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
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贛令贛音時天下未平盜賊公行彤至誅破奸猾襄贛政清
疆書勉勵○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寇數入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
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
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斬首詣郡其後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永平元年偏何擊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徵為大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彤清約賜錢百萬帝嘗以為可屬以重任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僕也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恐言不至門是非繁侮和○後伐北匈奴坐沮還下獄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帝推重彤方更任用嗟歎久馬鮮卑烏桓追思彤無已每朝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立祠奉祭焉

互註啟匈奴之權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見梁傳

聲行海表見東夷傳

論曰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舊俗據古法反徵人請符以立信徵人謂徵外人也胡貉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書之故音所也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嚴也贊曰期啟燕門霸水滸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更始以光為信都太守王郎起郡國皆降獨光不肯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損不知所向聞信都為虞拒郎即馳赴之光聞世祖至大喜即開門與李忠萬修卒官屬迎謁世祖拜左大將軍光多作檄文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

封阿陵侯

任隗事和帝

隗宇仲和光子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章帝初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憲憲策確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隗獨與司徒袁安同力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互註憲憲北擊匈奴隗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非社稷之計

見袁安傳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

黃今萊州縣

元始中以父任為郎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莽改信都曰新博都尉曰屬長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屬從攻下縣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所以乘大驢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色里而曰驢○王即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封中水侯驢驢○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招懷降附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略直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萬修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世祖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封槐里

侯

邳 彤

鄧彤字偉君信都人為王莽和成卒正

郡以分鹿為正

世祖徇河北彤舉城降王郎起使其將徇地所

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

丹閭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

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

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逐震興起之地況曰公卿

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單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生活北戎更覺重三軸墜指

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

無復征伐之意。貝堅信者之兵猶難會也。何者。田公既已歸甘泉。故臣不敢捐

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父母捐背城主
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且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後大將軍○常從

勢成也。王即為已成之主也。上萬皆王可也。故王稱曰王。弟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形親屬所以

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同也公乃舉國事形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得免封靈壽

侯

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勿辭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西議者欲因

二郡之殷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

興邦斯近之矣

留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聚兵據昌城聞世祖從劍還適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從平

河北封昌城侯討密賊戰歿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更始拜騎都尉令安集趙魏會世祖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遷接之會五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時邯鄲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燒其廬舍世祖問故對曰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今邯鄲自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從子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即位封高陽侯後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部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東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居四歲坐免○從擊薊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少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胃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封東光侯卒謚成侯

互註諸將上尊號光武不聽純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光武深感其言見光武記

朱祐

祐作福避安帝諱貢父刊誤曰按註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朱祐字仲光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親愛之及世祖討河北以為護軍祐侍譙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陳世祖即位拜建義大將軍○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某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以此怨之建武十三年封高侯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宣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

先升講舍後軍駕幸其第帝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資

景丹

景丹字孫卿馮翊轅陽人王莽時與四科

有從行能言諸通政事明文學

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更始立為上谷長史與

寇恂等將兵歸世祖拜偏將軍從○王郎將兒宏等

兒五合反

縱突騎破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

乃見其戰孱可言邪世祖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

且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漢為大司馬丹為驃騎大將

軍封轅陽侯帝謂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轅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卿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

耳○會陝賊攻破弘農丹時病帝以其奮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

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

東觀記曰丹病薨王笑曰聞壯士不病而薨今大將軍反病薨邪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為孤奴今與吳漢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野王令世祖即位議選大司空而

亦依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

史記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

梁為大司空擊赤眉別校降之擊五校破之入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鰲川及渠成

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以為濟南太守定封章成侯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即位拜大將軍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

清淨道路流通詔茂屯田晉陽以備胡寇時盧芳與匈奴連兵寇邊因發還卒葉亭候修烽火方城邑稍

稍來降芳遂亡入匈奴封參議侯

馬成

馬成字君遠南陽棘陽人世祖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帝以成勤勞徵還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封全椒侯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聞世祖在河內追及於射犬拜誅虜將軍討李憲守南郡太守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或優饒豪右侵剋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也抵欺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帷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隆坐徵下獄免為庶人○明帝以中郎將副馬援擊交趾封長平侯吳漢營隆行大司馬事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諡靖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術潁川襄城人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從破王尋等封昆陽誡威侯

堅鐔

堅鐔字子俊潁川襄城人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即位拜揚化將軍與萬修徇南陽諸縣而董訢反宛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棄城走鄧奉反新野時萬修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

苦每急輒先當天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眾封合肥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拜振威將軍與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既罷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竊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據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因從擊虜賊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帝後與功臣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子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據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閑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色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讎者

互註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矣

見武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知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已上華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馬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

管仲

開先趙之同列

文朝

先朝

可謂兼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推嬰

趙嬰

或有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倖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拘輕猾之徒

追戮不具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

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以上法紀正功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稜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末賢衆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故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張良曰陛下起布衣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光武以為并州牧因言當陽人鄭興又成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具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高密侯鄧禹

好時侯耿弇

陽夏侯馮異

櫟陽侯景丹

東光侯耿純

懷侯劉隆

祝阿侯陳俊

合肥侯堅鐔

中水侯李忠

昌成侯劉植

廣平侯吳漢

雍奴侯寇恂

高侯朱祐

安平侯蓋延

朗陵侯臧宮

全椒侯馬成

參差侯杜茂

淮陵侯王霸

槐里侯萬修

山桑侯王常

膠東侯賈復

舞陽侯岑彭

潁陽侯祭遵

安成侯姚期

揚虛侯馬武

阜成侯王梁

昆陽侯傅俊

阿陵侯任光

靈壽侯郭舉

固始侯李通

安寧侯竇融

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續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羣后捷我戎軒宛變龍姿儼景同範

鮑變猶親愛也儼當也諸將齊景範飛而舉之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列傳

竇融事光武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早孤以任俠為名莽末為渭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於是辭鉅鹿圖出河西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其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議曰今天下擾亂河西斗絕在羗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更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本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匈奴保塞羗胡皆震服親附融遂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州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劉鈞奉書獻馬帝賜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會寫反遣司馬席封問行通書帝復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璽書責讓之為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殲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以外屬圖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帝出自賈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璽書痛入骨髓朕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登陴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大兵今當東西將軍其

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通注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
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
安豐陽泉襄安安風四縣貢父曰案文多安字此縣名襄而已封融為安豐侯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報曰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
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引見就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
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帝不許二十年
坐免二十三年行衛尉事寶氏一公兩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比融在宿衛十
餘年卒諡戴侯弟友之子固

互註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見耿恭傳

論曰寶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步末反拔卒亦投天陳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言
微至貴也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逸權寵恣恣似若不能已
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度可言矣

寶固

寶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時天下又安
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酒泉塞固至天山擊呼衍王呼衍其號固
也音種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明年復出至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
信東觀記曰羌胡比者更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肅宗徵為大鴻臚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
捕間進之於國固執為始不嫌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租稅實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諡文侯

互註馬援謂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見馬援傳

實憲

融實孫

實憲字伯度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侍中弟篤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貴寵日盛莫不畏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陰塞也陰於禁反後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鷹隼耳憲懼后為殺服謝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實憲何足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改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入主之深戒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內幹機密幹古字出宣語命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眦語解反初永平時謂者韓紆當考劾父勲勲音父曰案文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家齊陽王子都鄉侯暢暢字王名石伯升之孫章之子也

得幸太后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開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耿秉為副出塞與北單于戰於格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

渠北鞬海於是日逐等率眾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

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憲當亮聖明登翼王至納于大麓高書注曰麓錄也惟清錄納之使大錄為機

燕乃與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爰設六師臺南單于

東烏桓西戎氏羌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

日鐵甲也前書曰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鷁鹿經磧園絕大漠斬溫禺以豐饒血尸逐以染鏑鏑箭也皆句如平

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

涿邪跨安侯水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路焚老上之龍庭冒頓字稽誦號老上單于句如五月大上以據高

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天聲起分當士屬茲所謂一勞

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勤山虛兮截海外夏

其遡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

遣渠諷秦金帛道北單于宣明國威單于拜受乃遣弟奉貢人侍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憲冠軍侯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

耿夔任尚等為爪牙節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由是朝

臣震懾望風承旨節疊與憲女婿郭舉皆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

眾定議誅之捕疊舉下獄誅收憲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

互註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見任肅宗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試請見之憲屢屢迎門揖為上客觀傳北擊匈奴袁安等上書以為匈奴不犯邊而無故勞師非社

稷之計見袁安傳奴有功德還為大將軍威振天下見傳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居者惟閭閻而已見宦者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為桓郁宜令入教授以崇本

朝見桓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積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難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澗之曲銘石負鼎萬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嘗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衆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竇將軍主家童所生念咎之日謂太后問之南宮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諸葛瑾曰失旦之鳴復思一鳴何意裂膏腴享榮耀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章 融玄孫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為之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也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為貴人擢章中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贊曰惻惻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孟孫明邊伐北開西音憲實空漢遠兵金山聽苑龍庭

鑠石燕然移殿遺也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馬援 事光武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况

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行服莽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轉游隴漢間嘗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